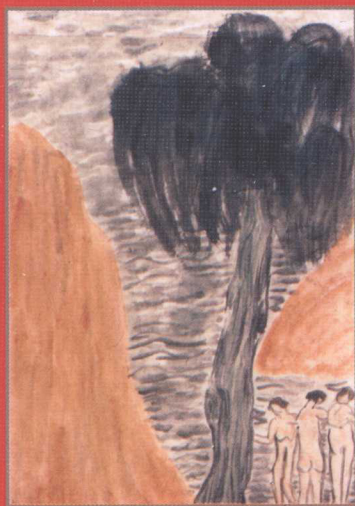


贾平凹作品

第

5

卷



妊娠 土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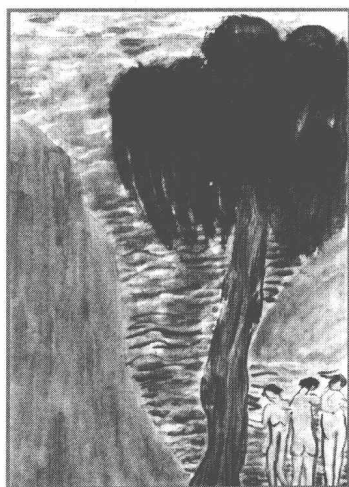
贾平凹 著

贾平凹作品

第

5

卷



妊娠 土门

贾平凹
著



译林出版社

目 录

妊娠	1
序	3
第一章 美好的侏人	5
第二章 龙卷风	11
第三章 故里	45
第四章 马角	98
第五章 瘰家沟	117
 土门	 147
正 文	149
后 记	336

妊 娠

序

作品愈来愈加重了现实生活的成分，这使我也感到吃惊，想来，这全是我的环境所致，地位所致，也是我的生命所致。但是，对于严峻的丰富的又特别新奇的现实生活，我几度地晕眩、迷惑，产生几多消沉，几多自信，长篇里先是做《商州》，再是做《浮躁》，现在，就是《妊娠》了。读者已经从这些题目上看出我不会起名的无能了，我确实不知怎么概括这个时代的现象、心理、情绪。过去流行一种“时代精神说”，往往是强调要怎么怎么的，总之是一种人为的硬加，我的看法一直与之不一，认为这是“势也”。汉代国力强盛，经济必然发展，疆土必然扩大，皇帝就有了武帝，外交就有了张骞，连石匠刻石头也就有了霍去病墓前的卧虎蟠螭，连泥瓦工随便捏个土罐，也就是个大度无比的汉罐。清末衰败，看看它的景泰蓝、蚰蚰罐、鼻烟壶也便知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体察，过后则明了矣，而要写出这个时代，此时代的作家只需真实实写出现实生活，混混沌沌端出来，这可以说起码是够了。

一位科学家给我讲授过四边形的力，由四边形的力衍义到龙卷风的形成。一位道士指正我看八卦双鱼图，说那不是平面的，是立体抱合的，不停旋转运动的。他们讲得很深，很玄，令我糊涂了又明白，明白了复又糊涂。我的一位乡下的嫂子却给我讲过她的妊娠，说其巨大的幸福和巨大的痛苦。“婆婆说‘酸儿辣女甜秀才’，可我什么都不想吃，不知道我要生出的是什么人物？我一脸的雀斑，终日呕吐，身子也十分难看，但全家人都喜欢提说我，向来客介绍，似乎我成了皇后娘娘。不久我就患了一种病，医生说是妊娠中毒症……”

我曾经翻阅了《辞源》，寻出妊娠中毒症的解释，上面写道：妊娠期间，母体的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和乳房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中毒症特征为水肿、高血压和蛋白尿，出现头昏，目眩，胸闷，甚至全身抽搐，神志昏迷。

由此我想，世上的事都是大悲伴随了大喜，无祸也就无乐啊！但不知乡下的大嫂在极端痛苦之时产生没产生过想将胎儿打掉的念头呢？

夜里阅读《周易》，至睽第三十八，属下兑上离，其《彖》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我特别赞叹“睽之时用，大矣哉”这句，拍案叫绝，长夜不眠。也就在这一晚，灵感蓦然爆发，勾起了我久久想写又苦未能写出的一部作品的欲火。

之后长长的三月之内，我做着这部长篇的总体构思工作，几乎已经有了颇完整的东西，但因别的原因，却未系统地写出，姑想是一头牛，先拿出牛肚，再拿出牛排，又拿出牛腿吧，这就是先后在报刊上发表的《龙卷风》、《马角》、《故里》、《美好的侏人》等等。我始终有个孱弱的秉性，待这些东西分别发表了，外人皆认可是独立的中篇和短篇时，倒不敢宣言这全是化整为零的工作，组合长篇一事也就再不提及。也就在这期间，结识了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潘婧同志，她是女性，颇具都市文明风度，在编完我的《浮躁》之后，就注视着我的这些长短不一的作品，忽来信说：这也是一部长篇啊！一句话勾动我的初衷，给了我勇敢，我真感激她。但是，当我整理时，已发觉这些长长短短之文在分别发表时地点虽在陕南而村名各异，内容虽为一统而人名别离。潘婧同志说：读者要看你的流水账吗？既是化整为零，亦可聚零为整，我要的是你整头的牛！好么，我牵出牛来，请潘婧同志，也请读者同志只注意这牛是活的，有骨骼有气血的，而牛耳或许没有，牛蹄或许是马脚，牛毛或许是驴毛，那就希望你们视而不见，见而不言破罢了。

识于1987年8月5日

第一章 美好的侏人

清晨，村口静悄悄的，一片霜。由西而东地经过这里的大官路上洁白，坚硬。落叶和草屑都潮湿了，风里托浮不起。骡马粪，一字行儿地遗在路中，以为是软软的，用脚一踢，硬，脚被弹回来，哭不得笑不得地十分难受。就在官路与村口交汇的一株香椿木树下，横着条麻袋，一个侏人靠坐着勾起头一点一点，像念经一样，他已经睡着了。村子里几乎全体的男侏人，在炕上一掰开眼，伸手朝楼板上吊下来的柿子串上摘两个三个吃了，就完成了早餐的工作，再吸一袋草烟，心平气和地去山地上劳作了。因为这是一群侏人，他们的锄板挺大，锄杆却极其短，走起来四肢划水一样欢动，且左右摇晃不已。他们也看见了香椿树下的麻袋，和麻袋上打盹的侏人，觉得好笑，小小的戏谑之心上来，蹑手蹑脚地靠近去看侏人的睡相。睡相丑陋，牙齙着，垂流涎水，特别大的鼻子下两个鼻孔呈椭圆形。村人就将一小撮枯草插在里边。捂着自己哧哧发笑的嘴闪开，轻轻说：“大鼻子为了他那口井，太劳累了！”就身心满意，散去了，各执其是。

大鼻子的侏人一直没有醒，在宁静的落霜的冬晨，暖和和的太阳开始照耀在了身上。

这侏人确实是疲乏不堪。十多天里，他忙活着凿门前的水井，井口开有筛子粗，深度已经到达十五丈，还没有见水。整个夜里他将从井里掘出的土石挑到村外硷畔去，黎明经过村口的香椿木树下，发现了一只狼卧在那里。他跑不动，也明白一跑动起来狼就会随之追来，便强撑了胆量，将挑笼筐的扁担霍霍地挥转着圆圈，但是狼并不惧怕，甚至没有动静，这使他吃惊不小，遂又深感疑惑。缓缓挪将过来，才看清原来是一个麻袋。

“谁将破麻袋放在这儿了？”他松了一口气，很快为自己刚才的举动大觉羞辱。“现在哪儿会有狼呢？多少年里狼早绝迹了哩！”

侏人用手摸摸麻袋，鼓囊囊的，似乎里边全装有草料。就坐下来拿他的火镰磕碰火石，欲明未明的晨曦中，有了飞溅的三粒火花。后来就点着火绒，吸起烟。

人是不能享乐的，侏人吸过三锅烟后，果然堕落，从心脏、胃和肝部的某一部位泛上来一股污浊之气，使他舒服地“啊”了一声，眼皮觉得十分沉，想瞌睡，就瞌睡了。

村子里一时杂乱开来，游狗在追逐疯咬，鸡在叫。女侏人们用篦梳篦下一些头虱后，端了尿盆在门前的麦地里泼，后来就提了芋头在门槛处刮皮，弄出一脸一胸的白粉点。狗已经不叫了，立等着孩子们下炕后在院子里的第一泡尿，吃罢了还伸出柔软修长的舌头把屁股眼舔得干干净净。

这时候，嘚嘚的骡马蹄声从大官路的那一头传来，如地心在敲鼓。麻袋上的侏人苏醒了。他惺忪的眼睛看见跑来一辆骡马车。前边的是两匹马，驾辕的是一头骡，滚圆膘壮，喷几团热气，那身上飘拂的热气在冷气中变为水珠，又变为冰花。车上却是空的，驾车人，一个老头，精瘦如柴，满头都是汗水，脸色蜡黄地跳下来了。

“乡党你好！”老头对着侏人笑，问候十分殷勤。

“好，好！”侏人说。

老头却迅雷不及掩耳地抓住了麻袋，甚至已经死死地抱在怀里了。

“这是你的麻袋吗？”侏人问。

“当然是我的！”老头凶狠狠地说，使侏人觉得诧异。“麻袋是装在车上的，遗在了这里，走过二十里了才发现丢了。当然是我的！”

侏人好笑，很有些瞧不起他的样子说：“是你的你拿去吧，犯得着那么厉害吗？”

老头并没有答话，背过身去打开麻袋，似乎在清点着数目。转过身来的时候眉目竟是那么和蔼可亲，连声说：“谢谢，谢谢！”几乎腿软下去，要给侏人下跪了。

侏人忙扶起他，说：“有什么谢的，一条破麻袋子。”

老头却诡诡地笑，说：“你瞧瞧。”

一麻袋的钱币，一百元一捆的，新崭崭的一万五千元巨款。

侏人顿时是傻眼了，眼前的世界为之改观。自己的老婆，比自己更矮的女侏人，每日清晨打开鸡棚捏住十二只母鸡捅屁股试有没有蛋要生下来，鸡屁股就是钱库。这一万五千元的钱票他没有见过，做梦也没有梦见到。这买盐，该买多少呢？买孩子吃的洋糖……

他真有些悔恨，怎么自己看到这条麻袋而没有想到麻袋里装的是巨款呢？这怪精灵的老头，竟想出在麻袋里装钱为伪装！为什么自己见了麻袋就会瞌睡了，专门是来守护巨款的吗？！

他木然地接住老头递过来的一根纸烟，看着他把麻袋抱上车去，三匹骡马就十二条蹄腿翻碟似的远去了。

首先是在路旁扫落叶做柴火的一个侏人看见，后来是更多的侏人跑近来问情况。

“是一麻袋钱，一万五千元的。”他说。

“天呀！你就全交给他了？”

“啊。”

“啊？！”

侏人将火镰和烟袋在腰带里别好，鼻孔是痒痒的，一摸还沾有草。旁观的侏人也没有取乐他。他挑着笼筐回家去，操心井里挖出来的那些土石。

有人立即迅跑至山地，将消息传播给了劳作的侏人。劳作的男侏人回家又耳语给村中的女侏人。村中就骚动了，男侏人便怨恨自己没有拾到这麻袋，又讥笑打井的侏人没福，又愤愤不平赶车的老头竟没有送给拾麻袋者三分之一的钱，甚至二分之一的钱！他们就联合起来，几乎是不需动员，跑步从大官路向西去追赶那辆骡马车。

女侏人们则到打井侏人的家来。白天里，侏人已经下井掘凿了，她们在井口上叫侏人上来，安慰他，说许多同情的话。这侏人是很穷很穷的家，穷得和她们一样的穷。高高的门，门环安装得很低，锅台后，土炕下，都修有石砌的台阶。一嘟子包米棒子吊在大梁下，为了防止老鼠，吊绳上系了偌大一束荆棘。屋角的石板柜里，堆着粪堆般大一堆芋头。

“咱这是什么命，做的什么事呀，一万五千元，那往后该吃什么？喝什么呀？！”

女侏人们直跺脚，在庭院里鸭子般地走动，为打井侏人叫屈，但这么鸣不平着，后来就不言语了，平静下来，呆呆地举头看起天空。天空很蓝，瓦片大的云，暖暖和和的太阳在正空照耀，热光扑面而来。

“这也好。”一女侏人说，“不义之财怎么能发得呢？凭良心安妥……咱这村子好仁义的。”

“这也好。”女侏人们都这么说。

她们望着侏人短短的胳膊，短短的腿，觉得这侏人可爱，做得对，若不这样，他一下子有了一万五千元钱，这村子里还会这么和和气气吗？钱是人造出来的，钱多了反过来要害了人。财大气粗，在家里就打老婆，骂孩子，甚至闹到重新倒腾老婆，去赌博。现在不能抽烟土了，就酗酒，勾引别家的媳妇女子……女侏人们几乎觉得这被勾引的媳妇女子就是她，是我，是你，是她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半夜里，沉静静的，听得见村外的猫头鹰在叫，一声声如鬼。门就轻轻在敲。隔着窗棂一看，果然伏在门板上是他，穿一件挺括的蓝制服棉袄，一条裤子，前边是开口的。她们不知道怎么会开了门让他进来，看见他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来放在枕席上，他就说许多让人脸红的话，脱鞋上炕，在说说笑笑的不知不觉状态下干完那一件事。

“你怕你男人吗？”他说。

她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不怕的。”他说，“我是有钱的，我会再给他钱的！”

这是女侏人们在自己的男人没有回来之前的想法。吃午饭的时候，男人们回来，懊丧两条腿追不上三匹骡马的十二条腿，赶车的老头逃之夭夭了。他们很气愤这打井侏人的窝囊，拾到了钱竟又让别人拿走了！一生中能碰着几次钱拾呢？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女人不该来安慰这傻子，拉着回家去。

女侏人在外边是听男侏人的话的，一进了各自的家门，男侏人就做了女侏人的奴隶，儿子，孙子。

“你追那老头干啥？”女侏人质问，“要人家给钱？给多少钱？钱要回

来，打井的要分，你们追要的人要分，能分得公平吗？要闹事红脖子涨脸，亲不是亲，邻不是邻吗？！”

男侏人皆是粗糙之人，面粗糙，心也粗糙，听了女侏人的言语，就默然称是，觉得到底是女人比男人想得周到而长久，心火顿消，有幸没追上那赶车的老头。

几乎是同时，所有的男侏人都到打井的侏人家去，发现了良心，自感到羞耻，为了那么一点钱险些坏了这个村子的人的仁义。他们看着从井里土蜘蛛一样脚手并用爬出的侏人，发觉他已不是侏人，有长长的胳膊，有长长的腿，很高大，很美丽，应该选作族长，或村长。

“你做得对，应该把钱交给那老头！”他们真诚地向打井侏人祝贺了。在暖洋洋的冬天的太阳普照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憨憨地都笑起来。他们终于避免了一场分裂，杜绝了打井的侏人或者所有侏人中的某一个罪恶的产生。他们为他们的人生和生活在他们这个村子的长久和谐而庆幸。当然，去追赶赶车老头的那些侏人毕竟心底残留着阴影，为阴影的笼罩而要进一步补偿打井的侏人和忏悔自己的过错。

“我们帮你打这口井吧！”一个这么说了，全体都赞同。

男侏人们就轮流着下井坑中去挖掘。井底的工作很艰难，头抬不起，腰伸不直，他们就尽量收缩着身子。原本是很矮小的人，已经缩小到如一个球状。就这么一锹一锹往地心中深入，将汗滴进黑暗的一个世界中去。女侏人们也主动前来，帮着拧井绳。这口井要打到四十丈才能见水，井绳就得拧出四十五丈或者五十丈。她们从各家拿来麻、羊毛，合伙搓成单股，再将单股拧成酒盅般粗。井绳完全拧成后，女侏人们和男侏人们全跳跃开来，欢摇着双手，像一群得意的鸭子，有人就各扯了绳的一头，将所有的侏人都围在其中。

打井侏人的家门口，一派融洽和平的气氛。主人颇觉幸福，要给帮工的人吃饭。饭是包谷糝糊汤，酸菜。大家吃得十分开心。

“喝凉水也是甜的！”有人说。

主人就说：“井是大家帮我打好的，往后吃水都来这井里打啊！”

打井的侏人这么说着，就想起了赶骡马车的老头。他感激村里的乡邻，

也感激那老头，是老头使全村的侏人这么美好，有这么重的人情味。

“那老头怪可怜的。”他突然伤感了。

“老头是够可怜。”所有的侏人都伤感了。

在他们的想象中，老头不知做什么生意，受千辛万苦，赚了钱又怕被歹人抢劫，故意装在麻袋里。麻袋又丢失了，虽然找着，却不知急得怎么个狼狈，折几年的寿命。钱拿回去了，他一定会打老婆的，闹离婚的，勾引人家女人的，结果被勾引的女人也变坏了，与自己的丈夫离婚，嫁给老头，老头那么大岁数，又得筋疲力尽，那女人就又以老头的钱勾引别的男人，发生用老鼠药或者用麻绳弄死老头的事。

打井侏人想起老头见到他和麻袋时的举动，为老头可笑可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年，这个村子里的侏人吃着四十五丈深的井水，正活得自在，由西而东的大官路上来了政府办公的人。宣布这个地方水土不好，人生活着就只能是侏人。为了改良人种，强迫着他们到指定的地方去分散居住。侏人们当然是听从政府的话的，但他们从心底里讲是否定政府办公人的判断的，他们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村子，离开生活得很和谐的乡亲邻居。临搬走的时候，他们都站在大官路上回首着，一步一徘徊的，甚至流下热泪。他们相信，在以后许许多多年里，大官路上往来的行客经过这里，看见这座村子，看见那一口水井，就会说这曾经是一个多好的村子，村子里住过一群美好的侏人。

第二章 龙卷风

一

据说北京城里有一个未名湖。湖畔是高等学府，出了许多文士名流。无独有偶，陕南×地也有个未名湖。湖畔有一簇村，村里几宗姓氏：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只是没有几个识得文墨的。北京的湖以未名而有名，是故意的。这里的湖确实是无名，也就未名。这如当今流行郑燮的“难得糊涂”一样，家家中堂要高悬一条幅。郑燮由聪明到糊涂，乃大智者若愚。有些人则原本糊涂，还要糊涂，就一塌儿地糊涂了。

这湖面积不大，水很深。舀起来极清亮。在湖中便碧了，像书上讲的玻璃水。到南岸龙山下，水终年却是发黑。月夜里乍一看，岸上是亮的，湖里又是暗的。

村人的感觉，天上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出自湖中，像两个系着的葫芦，一个按下去了，一个就浮上来。日月的出没，其精神焕发于湖水的洗濯，就启发湖畔人到湖里沐浴。以至于好多人死于水中，也有好多人懂得解救落水者的方子。最能的要数“老军需”。他有一个偏方，是一包药末，只要抹在溺水者的鼻尖，肚里的水就哇哇吐出来。但是，使“老军需”头痛的是，那些因家中纠纷置气而刻意要死的妇人，不死在崖上，不死在绳上，“扑通”扑进湖去。扑进去身上还要缚一块石头，所以等人发现，什么方子也救活不得了。郑家的大儿媳，据说是秃女过门的第二年，妯娌不和，气迷心窍，就那么扑了湖。村人先以为跑出山了，后来见湖里鱼很多，终一日有尸体漂上来，人已经成了骨架，人肉全做了鱼饵。从那以后，村里

人是不吃湖里鱼的。到后来这里办了渔场，声势闹得天摇地动；那当然是后话，在此不提。但即使这鱼产得如何多，也都是运到外地的。当地的孩子到这儿捉鱼，一律皆玩。一是喂猫，一是逗狗，一是剖开鱼腹，取出那小葫芦状的浮漂，“啪”地在手里拍个脆响。

古书上讲：雾从龙，风从虎。这话是对的。湖对岸的龙山常年被雾绕着，有时看山很肥，有时就瘦得可怜，且没根没基的，像是天外飞来，又像是欲飞天外，但龙山顶上云一出岫，如丝如缕，正令人看得欲仙欲死，村后的虎山上就要起风。这风很辣。冬天里不必说，春季里也硬得冲，有湖上的鸟儿飞过来，常羽毛反卷，乱了队形。故虎山少生树木，有树木也皆侏儒种。有外地人来看一丛蓬蒿，当然是些有空闲多幻想的文明人，就要说这是一片原始森林，惊异不已，有挖了回去做盆景玩赏的。

湖里有几叶船，极简易的。有两个是很薄的木板用钉子钉成，有三个是朽空的老弯柳掏了心所改制。这是每年为四月五日备用的。湖畔的男人都会水，用不着以船代步，女人们虽也识得水性，但四月五日不能脱光了身子在湖里出没。这船就让她们坐着，用扬场的木锨划动，把无数的水的旋涡儿一溜儿拨到湖心去。

四月五日，也就是祭龙节。

陕南的风俗自有不同于别处的规定，除了通行节令之外，各村有各村“社会”。这湖畔村的“社会”就是四月五日。外村“社会”，只有亲戚来往恭贺，这村子“社会”，很远的人也要赶来看热闹。因为这湖里有一个石岛，石岛下有湖的源眼，源眼里四月五日往外出鱼。多则出十条八条，少则也出三条四条。没有一年会不出的。这就奇得有些邪乎，但事实如此，观者莫不叹为观止。

鱼是从哪儿来的？谁也说不清。赵阴阳在世时，曾讨问过，赵阴阳说，人是哪儿来的呢？他也说不清。

湖心的石岛，见方只有四五米。呈鸡心状，深赭颜色，枯枯皱皱的，似乎当年是豆腐，又曾被布包揉过一样。水汽在四壁蚀锈，形成许多图案，如同雕饰，很有现代派艺术的味。村人不懂艺术，更不知什么现代派，也便没有人来剥凿，也没有临摹的。在石岛北边有一隙，水石相搏，嘭嘭而响，

音韵美妙如人在瓮中。这便是湖的源眼，长年往外溢水。据说这源眼一直通地下的海，四月五日的鱼会不会是海鱼呢？

绕西边，石岛有一石阶。款款一百四十三台，可到岛上的草亭。那里供着一个龙王，人面蛇身，两只眼睛凸鼓，是瓷烧的，黑黢黢地骇人。

四月五日天明，村人就都要起来烧纸，放鞭炮，然后男人们用红布围了太字里的一点，浮水往石岛去。女人们则拿了贡献之品坐船而往。当年赵阴阳做领头的。他前一天夜里观了天象，说今日山风不起水波不兴，果真风平浪静。他要说今日有风，果真是几股风从虎山倏忽踏过湖面，一时水涩舟胶，女人们奋力划桨也无济于事，男人们就浮到船头，牵着船绳而行。这时分，女人们就一边哧哧笑，一边撒纸钱，漂面角儿。面角儿说是贡龙王的，鱼却尾船而至，唧唧声不绝。一见到那些黑脊梁的生灵，女人们就神色严肃，想着那郑家大儿媳的骨架。但谁也不说出口。

上到石岛，来人一一去草亭前磕头祈祷。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和内容，言轻得只有自己听着，当然龙王也听着了。正午的太阳炎红，湖面上经纬起无数的方格。每一方格里跳跃一颗金星，使人产生一种极乐世界的感觉，有女人突然间会思想到郑家大儿媳的死并不是一种悲惨。后来，人们全匍匐在亭前的石皮上，默而不动。听风和湖水在石岛下的咬噬声，听偶尔一两声水鸟声，再后就各人听自己的心跳。如此静伏一个盹时，样子极度滑稽，犹如爬出湖水晒盖的甲鱼。一条水面起了蓝色的水雾，人方齐到石隙左右。那里已有两个人持了长长的捞兜，在等待湖源眼里银白白的东西出来。

这就犹如心急的男人守着产妇看儿子分娩。等连鱼带水瓢泼出来一条，人们就欢呼一下。他们只关心鱼出来的数目，出来了，人人观看一番，又于湖里放生。这规矩使远处来看热闹的大觉可惜，男的就一群一伙地在湖里追鱼戏闹，女的则在岸边彼此呼喊。各色人等姿态皆有，是湖畔村子最不荒寂的时候。

到后来，村人分散回去，怀一颗满足的心下厨做饭烧菜，款待外村来的亲戚。而无亲无故的来人，则有的顺路去“老军需”家看医生。“老军需”已经弃医不干了，接替的是他的女婿，医道已是相当高深。有的则携了酒，三五一伙地野餐，把空瓶子摔在田埂上，明晃晃一堆碎玻璃。有的则诡秘

地去串家游户，去收购“金银活儿”。如今湖畔村的“金银活儿”很少了，于是这些人就到虎山的某一坳去，玩“十点半”赌钱，输了赢了，输输赢赢。

未名湖上一时间十分安静。而村左下方的虎山根下，却热闹着又一种世事。这里柏树丛丛，荒草萋萋，排列着好大一片坟茔。未名湖畔的村庄几经翻修，又几经破旧，仍然没有大的扩展，人口以十五年来老死一人新生一人而保持平衡。赵钱孙李周武郑王的人家全都失存了家谱，坟茔却保留着一宗一氏的接续历史。在这坟丘与荒草之间，游狗在交媾着。那些并没有走去的外村年轻人，男性以恶作剧取乐于女性，将交媾的狗四下撵打，使四脚兽全变成八个蹄腿捉对儿厮跑。

女性们脸红，便集到坟茔后的樱桃林里去。樱桃正挂果，一树繁珠，馋人眼口。坐在树上的郑家老大先是看见有人在湖中偷偷钓鱼，甚是气恼。钓鱼是犯湖畔村人忌的，尤其在四月五日。但老大虽然痴呆，却明白这些钓鱼男人与女性们有关，但为了能多看到女性，也不去干涉钓鱼的了。待女性们到了樱桃林下，一起叫说：“樱桃真鲜！”待动手去摘时看见了他，样子凶恶，倒吓住了，说：“这樱桃卖吗？”老大说：“不卖。”他虽然说得很柔和，女性们听起来，还是怯怯的，且十分遗憾，一边看着树枝头，一边要走过去了。

“不卖。”老大又说了一句，“要吃可以给你们吃。”

女性们就驻了脚，疑惑地看他好久，突然像蝗虫一样扑到树下，不迭气地摘了往口中撂，竟有双手扯着树枝的，只拿嘴唇去吞樱桃的。老大看着便十分的乐。古书上曾写过女人吃樱桃的情景，说是“一时不知樱是唇呢，还是唇是樱？”老大不识字，没读过古人的妙文，但这种感觉老大也是有了，因为他嘿嘿地笑个不够。

女性们先是害怕，以为老大是流氓坏子，后见他光笑没有下流举动，遂近来逗他取乐，用一根树枝戳他的胳肢窝。老大就笑得发软，瘫在地上，其可笑样犹如一头黑猪经人抓挠就立即四蹄卧倒地酥软了。

结果，樱桃林被抢劫之后，女性们全走了。日近黄昏，未名湖四周已全无外人，老大不免怅然若失，快快返破屋睡下，作想：这些女子怎么都长得一个模样呢？但具体什么眉眼，又想不全面。这时候清楚的形象倒还